

水

經

卷

之

一

上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八五九・史部・政書類

歷代武舉考一卷

〔清〕譚吉璉撰

一

歷代馬政志一卷

〔清〕蔡方炳撰

五

馬政志四卷（存卷一、卷二、卷四）

〔明〕陳 講撰

一五

保甲書四卷

〔清〕徐 棟輯

五九

杭州八旗駐防營志略二十五卷

〔清〕張大昌輯

一五一

荊州駐防八旗志十六卷首一卷

〔清〕希 元等纂修

三八五

駐粵八旗志二十四卷首一卷（卷一至卷九）

〔清〕長 善等修
〔清〕劉彥明纂

六三一

2460/8

歷代武舉考

〔清〕譚吉璉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
清道光十一年晁氏木活字
印學海類編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九八毫米寬二四八毫米

歷代武舉考

清 嘉興譚吉璉舟石述

古之爲學必取士取士必以文武其教養之法出於一
禮曰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試賦告詩
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三代之學文武豈二途哉
漢時隴西天水上郡北地材官騎士布滿郡國高祖雖
未嘗設科而一時猛將或出於餓隸黥徒鼓刀販繒之
賤至武帝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於是衛青奮於奴隸
日磾出於降敵漢之得人于茲爲盛元封五年帝以名
學海類編 〓 歷代武舉考 一、事功

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書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夫泛駕之馬踞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
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自是之後成帝
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平帝則詔郡國
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安帝永初中詔舉列將子孫明
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中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順
帝則詔選剛毅武猛有謀謀任將帥者靈帝則又詔舉
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科目非不詳矣然卒未有得人

歷代武舉考

如高祖之世者唐又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
遂兩立矣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置有長垛馬射
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
飲酒禮送兵部元宗開元十九年兩京諸路各置太公
廟以張良配享取自古名將爲十哲七十二弟子焉肅
宗上元元年追封太公望爲武成王享祭一同文宣王
貞元二年關播奏言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
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乃去十哲之名自是始有武學
而唐之選舉志以武舉始於武后之時其選法不足道
學海類編 〓 歷代武舉考 二、事功

故不詳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者遂成再造
之功烏可言其不足道耶然按薛謙光言武能制敵之
科祇令彎弧夫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乏
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是
選將不取于弓馬有斷然矣武舉卽此科之意故當時
皆非之宋太祖初幸武成王廟觀兩廊名臣繪像指白
起曰此人殺降不武之甚以杖畫之後修武成王廟令
張昭寶儀詳定配享功臣并吳起孫臏廉頗韓信等二
十二人不克令終者並退之復升灌嬰耿純輩開寶元

年上令諸道解武舉者命李昉扈蒙試問所習業皆無足取悉令罷之仁宗朝富弼言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才識兼茂恥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今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臣請詔近位及藩鎮于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以獻蘇洵上書請復武舉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于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則人材出矣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後

學海類編

三

歷代武舉考

三 事功

光言奉勅考試武舉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卽試策略弓馬乃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略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武學之意自今欲乞試策并挽弓及弛者皆聽就試中書如舊制命如所請于是詔舉人先試以孫吳大義以策爲去留以弓馬爲高下高宗紹興時上以閣門祇候趙應熊試弓馬文字皆有可採真有可用之材擬擢用之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以帥司準備將處之以養資望上從之自是武舉肅公據赴部引驗于行在殿前

學海類編

三

歷代武舉考

四 事功

試之慶歷二年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爲武學教授三年詔罷武舉一科言事者以文武並用廢一不可宜復此科分爲三等上等取其學識深遠策對優絕次等取其策對優長騎射兼有下等取其擊拋刺射翹傑魁俊量能而官因材而任時蘇軾策有曰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如以爲未必然而棄之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司馬

類詔自今補授皆倣進士甲科恩例後又以文舉狀元
例除館職亦召武舉榜首爲閣門舍人立國子額收補
武臣親屬其文臣親屬願赴武補者亦聽嗣是太學諸
生久不第者去從武舉已乃鎖廳應進士第皆換京秩
以林穎秀言武士舍棄弓矢更習程文褻衣大袖專效
舉子夫利以武名而不求雄健喜功之士徒啓其僥倖
名節之心于是詔自今毋得鎖換侍御史胡沂又言祖
宗時試中武藝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
沿邊試其効用或于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所

學海類編

卷

歷代武舉考

五

事功

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才品
高下考任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從
之甯宗時仍復武舉銷換法理宗淳祐四年上御後殿
閱武舉進士射後以邊塵未靖備禦方嚴令內而侍從
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各舉曉暢兵機練
習邊事材略卓然可用以備任使則知武舉一途固不
足以盡天下貔貅之士矣

明初立法教養有武學科目有武舉黜陟有武選始之
所用世蔭爲多至天順初石亨奏言國家設法推武舉

職誠當矣然通于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於弓馬者
不過匹夫之勇臨敵制勝未必皆得其用况人之智謀
存心未嘗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
遠知識絕倫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充國以良
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于保舉豈
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
取令於各邊總兵官處議果能措置得宜有功效然
後不次陞擢之則得實才爲國爪牙矣英宗善其言命
兵部凡有舉薦及自陳者具名奏聞成化十四年太監

學海類編

卷

歷代武舉考

六

事功

汪直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
議于是兵部議上武舉科條大略鄉試以九月會試以
三月初場試箭二場試論判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
日賜武舉出身有差宏治中兵部尚書劉大夏上疏上
言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略之
士收拾距弛之才且天之賦人以才詘于文者或優于
武亦不以遠而畜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
困于羈旅樂毅出于疎賤黠布雜于輿臺衛青序于人
奴去病育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

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昔唐知求將之
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
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
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
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
徵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
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于是
詔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四矢爲合式
次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二矢爲合式三試策論其策
學海類編 三 歷代武舉考 七 事功

論或據古兵法或問時務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
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其兩京鄉試照先年團營武舉
例兵部官出題在外俱巡按御史出題正德時以兵部
侍郎既知武舉會考難以再典武舉鄉試于是兩京應
試亦送各該御史考試類送兵部如曾經三次御試中
式者免其再試與新科鄉舉之人一體赴京會試穆宗
時詔武場畢後其不中之人通行考驗有智勇可取及
精通一藝者咨送邊鎮軍門充爲名色把總領軍教練
但係訓練有成與武舉一體排甲或在營教練無成不

肯向上者督撫竟自革回是又于武舉之中稍爲通變
者也

學海類編 三 歷代武舉考 八 事功

歷代馬政志

〔清〕蔡方炳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
清道光十一年晁氏木活字
印學海類編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九八毫米寬二四八毫米

歷代馬政志

清 平江蔡方炳九霞述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命官以戎馬定井田之
賦則知馬政之關於六軍至重矣考其制國馬以行軍
公馬以稱賦而鄉師辨其牛馬之物均人均其牛馬之
力縣師辨其六畜之倍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遂大
夫以時稽其六畜而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
馬四匹此國馬之政也校人則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
屬種馬一物可爲育戎馬一物事者齊馬一物毛足
學海類編 歷代馬政志 一 事功

者道馬一物善于馳田馬一物可供田駑馬一物材下
者離役蓋五良一驚因其材質高下毛色純駁而區分之
獨給公家之用是爲公馬也惟天子有左右廄共十有
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良馬三廄馬四種無種戎卿大
夫家四閑良一廄馬止用驚二種所以辨降殺爲國防
也而凡鳥特也居四之一一牝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
春祭馬祖天驕也而執駒二歲月駒夏祭先牧始養頒馬
政特以特之蹄齧秋祭馬社始乘而臧僕簡練御者冬
祭馬步神之爲馬獻馬獻成馬于王也而講馭夫教御車者凡

軍事物馬謂齊其力而頒之其趣馬則掌贊正良馬而齊其

飲食簡其六節止馳驅掌駕脫之頒用馬之辨四時之

居治居爲牧所處之宜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

謂驅步以發其疾知牧師掌牧地皆有屬禁可牧馬之

其所病處而治之也牧師掌牧地皆有屬禁處禁止其

地之民不得而頒之授園者以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

教以阜馬俾其秣飼也伏待安其血氣也教馳三歲曰

習之攻駒治其蹄也執駒母令近散其耳以竹括押其耳

擇園師掌教園人養馬擇園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成周

之養馬如此其重且詳也迨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

學海類編 歷代馬政志 二 事功

御得幸王封之趙城其後有非子者居于吠邱好馬善

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

喜命爲附庸邑之秦使續嬴氏之祀宣王中興內修外

攘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以田車攻馬同賦焉

戰國之際魏武侯問吳起以畜卒騎之法起對曰夫馬

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飢冬則溫廄夏則涼廄

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戰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

其進止然後馬于人親而可施勒御轡之用此古人調

養戰馬之法也漢初馬匹至百金天子不能具醇駟乃

命民出筭賦以備車馬而以太僕掌輿馬其屬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有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丞有龍馬閑駒橐泉駒駉承華五監長夫以太僕而專命司馬者始于漢代非周官本職也文帝時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置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至武帝時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于是眾庶之街港有馬阡陌之閒成羣塞上馬布野而無牧蓋漢馬之極盛也其後天子數遣將出塞軍士馬苑者十

學海類編

二

歷代馬政志

三

車功

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課息已又命民畜牧于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其息後又籍吏民馬補半騎馬至輪臺之詔始修復馬令命無乏武備而郡國二千石各上畜馬方略宣帝時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元帝時省苑馬以資困乏成帝時減乘輿廄馬後漢省約諸苑太僕屬獨未央廄令一人後置駿令廄別主乘輿馬而伏波將軍援好騎射受相馬法于成駝楊子阿言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爲甲兵之本國之

大用也安甯以別尊卑之序有變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受相馬骨法考之事輒效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以傳後臣謹依儀氏韜中泉氏口齒喻氏屠髦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其法鑄之爲馬儀式有詔置之宣德廄下爲名馬式焉若順帝時置承華廄靈帝時置驥驥廄皆不資軍國之用徒侈服御糜廩粟而已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又于赤岸澤得隋馬三千徙之隴右乃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歲列職課功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閒

學海類編

三

歷代馬政志

四

車功

馬大息至七十餘萬置八坊于岐幽涇甯閒地廣千里爲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芻秣後分爲四十八監地猶隘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之野牧焉凡監牧馬五千爲上三千爲中不及者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而爲之名方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而萬歲掌馬久恩信行于隴右後又立四使統諸坊設八監于鹽州三監于嵐州及萬歲廢而馬衰至開元初益耗乃令王毛仲領內外閑廄專其事毛仲亦能于職其始官時馬僅二十餘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又突厥款塞歲

許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左右牧之馬乃益壯其後諸軍戰馬動萬計而五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布牧諸道者百倍于縣官別將較亦各以其私備馬而馬又盛後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選其良聚之范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途反而苑監所畜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瘠脊薄蹄不可用代宗用魚朝恩言至大括城中百官士庶馬以供憲宗伐蔡命中使以絹萬匹市馬于河曲蓋其衰也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

學海類編

歷代馬政志

五 事功

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驥驥院以天駟監隸焉而諸州監牧並廢馬不孳息于是始置養馬務二又興葺舊馬務四爲牧園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而閑廐馬始備太宗時詔市吏民馬以備征討及平太原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匹而國馬乃益多始分置諸州牧養之眞宗時置估馬市司凡馬市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凡十有四景德時置羣牧使凡廐牧之政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則知州之通判兼領之大小祥

符開立牧監賞罰之令于馬政亦極其籌畫迨元昊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京西淮南陝西馬以充之至和中歐陽修爲羣牧使言今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懸難可殫舉也唐牧地于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薄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涿甯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于敵或爲民田皆不可復惟河東路石嵐之閒多山汾河之側廣水草以往迹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宜尙可得復也臣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

學海類編

歷代馬政志

六 事功

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繆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閒地頗荒曠可牧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傳訪地饒水草可興置監牧者以聞而不宜馬諸牧監宜可罷天子下其奏議如修言是時計內外坊監牧地總六萬八千頃諸班軍又三萬九百頃至治平中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甯行新法散國馬于編戶開封府及五路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其貲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給以監牧兒馬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

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歲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其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保四等以下十戶爲社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戶馬之法始此而監苑地咸賦之于民文彥博言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于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斂之維之皆可繁息乎既不繁息安可繼乎而言不見用彥博又言馬死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學海類編 歷代馬政志 七 事功

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于驅迫遂力請卒行之未幾用提舉蔡確言增開封府界戶馬數民益病之元豐中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令市一馬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于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免保甲教閱每一部保養馬二十匹置提舉保馬官限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教足于是戶馬變爲保馬矣元祐中罷保馬復諸監紹聖後又行給地牧馬之政迨邊隙開而馬遂

大之靖康初左丞李綱始追悼祖宗監牧之法請申復舊制而推行括馬之命以禦敵而汴宋亡矣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置于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又置監于臨安之餘杭南蕩而民困已極國用復闕遂專恃馬市按宋初所市之馬有二其一曰戰馬生于西邊今宕昌烽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于西南諸蠻今黎叙等五州軍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匹其間良細不過三五匹中等十許匹餘皆不可服乘守學海類編 歷代馬政志 八 事功

貳貪于賞格以多爲貴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鬻之至則隨死矣已變故之後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博馬而茶錦不堪益藉口恣肆爲患焉然自坊監廢庫棚房井泉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中國不足不得不求之邊域吁市馬于邊猶可言也責馬于民不可爲也講求問政者可不加之意耶明初設太僕寺于滁州後定北都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南太僕寺主之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北太僕寺主之其後府

州縣添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于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苑咸置卿貳焉凡馬政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萬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藉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焉其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牡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則寄牧于畿府而府甸土不宣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

學海類編

歷代馬政志

九

事功

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凡草場歲徵其租金以佐牧人市馬其種馬之數上苑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不及則出帑金市之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與諸番易馬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五斤下馬五十斤以爲常洪武初江南以十一戶共養一馬江北鳳陽廬滁和戶養一馬帝念其不均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永樂中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牧養乏人請命民十五丁養種馬一

匹立羣頭一人五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俾責償焉蓋徵宋熙甯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爲北方患仁宗時兵部尙書李慶言民馬益蕃散之衛伍操用尙餘千羣今遠近方而朝覲官咸集請員給馬一匹命太僕歲徵駒如民間大學士楊士奇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方而郡守次者不百執事今投之牧馬以蘇民困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馬矣帝乃止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旱詔免今歲比較孳生馬時承平

學海類編

歷代馬政志

十

事功

既久馬漸爲民困而邱濬陳牧馬之害曰國家監牧之法前宋行之于內地今則于民于邊方其蕃育生息雖不及往古而害固未及于民也若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于熙甯開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而糧草戶役徵輸如故况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則科賦徵役非止一端而又于郡邑正佐之外加設專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爲人而

差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又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依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夫使百姓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之馬率皆小弱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固已頓憊矣况望其驍騰禦敵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宏治中兵部尙書馬文升言國初中外衛所各有放牧草場而在京師不下數千餘頃

學海類編

卷八

歷代馬政志

十一

事功

夏秋收放郊坰冬春支料餵飼而後馬壯可用也今爲親藩勢要所占間爲軍民冒耕馬無所芻牧于是命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官清查草場未墾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太僕寺寄庫以候買馬著爲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場止存六萬六千頃有奇養馬軍止七百名有奇牧養馬止二千八百匹有奇而馬政大壞都御史楊一清講求典故修舉茶馬之法初自宏治十年至十五年間止易馬五千四十三匹而邊馬不足邊軍困于買馬一清奏復金牌舊制禁私販積官茶

四年間共易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尙積四十五萬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奇計爲銀二萬七百六十兩有奇貯慶陽固原庫以給買馬于是定開城安定爲上苑廣甯爲中苑清平爲小苑通六苑之數除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三千五百匹支陝西三邊之用夫茶易番馬給軍固濟邊用而風土異宜募牧難途又請收買內地馬不虧其直馬習水土宜可使息蕃當是時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廐羅列稽考孳生之法甚設邊馬歲俵給甚夥而邊以大

學海類編

卷八

歷代馬政志

十二

事功

紆一清懼後無專官制復圮也于正德初具疏言陝西延綏甘肅皆邊關重鎮軍務所急莫先于馬乞巡茶御史勅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庶幾事得專理可責成功于是巡茶御史兼馬政始此嘉靖中蘇松巡撫翁大立條奏江南養種馬之害言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設太僕寺于滁陽領牧而應天等府每十一戶止養馬一匹又給牧地免差徭以寬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化中又官收地租宏治中以江北水荒島寄養江南府

屬甚夥而民困漸及明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徭邇來人戶逃亡槩派丁田由辦而單丁下戶亦不免焉害一馬頭中另編羣長歲斂貼戶銀三十兩羣長外又編獸醫歲斂藥餌銀十三兩害二官徵地租畝無隙地求牧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害三江南地卑而馬性惡溼歲倒損什二三問罪賠償又不下二十兩害四每季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五寺備用馬匹費銀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解赴付京者倍之害六况水旱頻仍海防愈急民有菜色而望

學海類編

歷代馬政志

圭

事功

何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可矣而又何以責之馬戶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于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奸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反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于馬之蕃息乎今欲講明馬政則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使民得寬其力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舊制猶可復也蓋弛草地而圉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嘗試盱衡計之夫天下非小弱也

學海類編

歷代馬政志

亥

事功